

仙半張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全是破除迷信的小故事，計有“張半仙”“神泉洞”“砲炸三仙姑”“活捉吊死鬼”等七篇。這些故事，有的是揭露了巫婆、壞人怎樣利用羣衆的迷信思想，實行欺騙；有的描寫了有迷信思想的人怎樣的上了當，和揭穿疑神疑鬼的故事。

河北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書號：487 15千字 11頁
31×43 32開 印張：2

張 半 仙

鐵 璧 等作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)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)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1955年11月第一版 定價九分

195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1—12,500冊

目 錄

張半仙	鐵 壁 1
神泉洞	成 子 3
砲炸三仙姑	洛康邁 6
活捉吊死鬼	宋孟寅 9
周倉祈雨	李 甫 12
老祖下凡	繽 紛 15
金丹送子	李 生 19

張半仙

鐵壁

河間縣張家莊，有個叫張相林的。這人自幼不愛勞動，專好吃喝玩樂。大嘍以後，在家裡遭的呆不了啦，就出外跑海去了。

張相林出外七、八年，總沒有音信，連家裡也當他死了，壓根兒也沒人提念他，可是，有一天他忽然家來了。因他出外好多年，鄉親們站在人情份上，有些人去看他，打聽他在外邊的情景。張相林大擲大叫的說他在大青山“雲陽老祖”那裡學藝多年，善知陰陽八卦，會算當前的生死。偏趕得那時候，正是“七七事變”以後，日本鬼子來了，到處姦淫燒殺，老百姓每日惶惶不安，許多人燒香許愿，求神“保佑”。所以張相林這麼一說，也真有很多人去求他算卦。

張相林算卦的時候，不論是誰，他總先說一句：“卦是有的，看你實意如何：實言實算，假意假算。”說完了，接着就問來人的家鄉、姓名、生日時辰和所求的事情。問好以後他就說：“算着今天就有你的卦，所以在你沒有來的時候，我就把你剛才說的這些，統統寫在卦冊上了，不信拿來你看！”隨手從抽屜裡取出卦冊來。打開一看，果然不假，和算卦人剛才說的字字相投，一句不差。所以人們都稱他“張半仙”。

張半仙的名字，傳的又快又遠。離着二三十里地的人，帶着好多的卦禮，都來找他。張半仙真是“日進斗金”，算卦比種“搖錢樹”還強。

有一天兩個遠道的農民，抬着一個食盒來求他算卦。張半仙很高興，裝腔做勢的照舊說完了“看你實意如何”，接

着問開了他們的來歷。第一個農民恭恭敬敬的說完了來歷以後，就說他老婆生孩子的頭一天晚上，做了一個凶夢，夢見半天空裡落下一團火，鑽進屋裡，把屋子給燒着了；第二天午時就生下了一個小子。張半仙又讓他討了一顆籤，看完籤謎縫着眼說道：“空中降火是天降洪福，火燒屋子是火燒旺地；你要人財兩旺！這孩子將來必有大富大貴！”隨後把眼皮往下一撩，接着說：“我早就算着今天有貴人來算卦，你看卦冊上早就註上你的姓名了。”這個農民急忙謝過他，一面又向那個人使了個眼色。

呆了會，張半仙轉臉問另一個人的來歷。這人要求張半仙先把卦冊拿出來再說。張半仙不答應，說“不能違背祖師的老例”。這人說：“不拿出來就是你搞鬼騙人。”那個才



趙信芳 畫

求完卦的農民也打幫腔說：“先生既是這樣靈驗，就先拿出來叫他看看吧！”張半仙怎麼也不答應。這時，一個農民伸手把張半仙抓住嚇道：“混賬！你當我們是誰？我們是‘抗日工作團’的，是專來揭穿你這流氓騙子的，你的鬼病就在抽屜裡。”張半仙聽說這話，立時關了個透心涼，但是還想抵賴，另一個同志一拉開抽屜，張半仙撲通一聲就跪下了。這為什麼呢？原來張相林偷着帶來了一個幫手，把他藏在黑屋子裡，黑屋子有個窟窿，通着抽屜，張相林在外面裝神算卦，幫手在黑屋裡記錄，記好了就輕輕的將卦冊放進抽屜。人們不知道這個鬼把戲，光見說的跟卦冊子上寫的一樣，就認為他學藝學的是“半仙”之體了。

工作團在張家莊召集了個羣衆大會，把張相林的騙人把戲揭穿。老百姓都氣得直跺腳，當場就有好多受過騙的人和他們算賬。張相林只好低下頭去坦白了他的騙人罪惡。

神泉洞

成子

萬靈山有一個神泉洞。方圓好幾百里，人們都說神泉洞的泉水是聖水，能治百病。

一九三〇年春天，天旱，爸爸急的眼裡長了一塊翳肉，越長越大，後來把眼睛蒙的快看不見了。

叔叔到鎮上請了一個醫生給爸爸來治眼。醫生說三付藥保好，一付藥一塊錢。當時正在春荒，哪治的起呀！正在愁的沒法呢，神泉洞的廟會來到了，媽媽非叫我跟她到廟裡去取聖水，回來給爸爸治眼。

頭天晚上，家裡抬了半宿槓。爸爸說：“哪來的聖水？去也是白去！”媽媽說：“人家都那麼說，反正是有靈

驗。”我說：“那是迷信，誰見過神什麼樣？”媽媽斥打我：“不信神佛叫鬼拚死，小小的人兒，你懂的什麼？”第二天，媽媽起得挺早，洗了手臉，換了個毛藍褂子，包上三個棗餅子，拿了一個搗蒜罐子，備上毛驢，帶我就上神泉洞去了。

出了村，越走人越多。到了神泉洞。嗬！廟外頭，賣香的，賣吃的，……坡上坡下都擠成疙瘩。廟門對過有個戲樓，戲樓上唱的什麼戲我不懂，就看見牆上寫着幾句話：“此處就是萬靈山，山洞神泉通九天，有人用了泉中水，不成神來也成仙。”

媽媽花了十個銅子，“請”了一封香，領我進了神泉洞的山門，擠着走過了一個院子就到了神泉洞。

神泉洞是一個山窟窿。多高、多寬、多深，我沒量。只見洞口刻着四個硃砂字：“心誠則靈”。媽媽進了洞，點着香，高高的往半天空裡一舉，扔在香池子裡，跪了右腿跪左腿，朝着一個大佛爺，磕了三個頭以後，領我繞到洞底。洞底鑿的九個龕裡，點着九盞半明不暗的香油燈。就着燈光，我看見洞底的上頭有九個泉眼。泉眼裡的水，只有掛麵條那麼細，絲絲拉拉的往一個石槽裡流水。石槽的前邊放着一個大筐籠，筐籠裡頭有半尺多厚的銅子兒。媽媽和所有求聖水的人們一樣，走到這裡，先布施了幾個銅子兒，禱告了兩句：“神仙慈悲”“神仙保佑”，隨後，她捧着搗蒜罐子就在泉眼上接神水。

“我接”，我伸手想要過媽媽的罐子來。

“老實着！”媽媽訓我。

開頭，水流到罐子裡往外濺，媽媽不光不躲，連眼都不眨巴，看樣子真是誠極啦。一會不濺了，嘩啦嘩啦的直響，

我說：“媽！你看，這流的跟我尿尿一樣哩！”媽說：“混

賬！再胡說，一會叫你腦袋疼！”我看她一急，吓的我往後一退，一脚踩在一個老太太的腳上，那老太太瞪了我一眼，可是又善心善意的哄我“不碍”，跟我媽媽說：“他孀子，孩子家，



王 影 畫

神家那能跟孩子一般見識。”

取了聖水，俺娘倆豆腐腦泡餅子，吃飽了以後，騎上毛驢，一溜小顛，當日頭壓樹梢的時候，進了村子“吁……”毛驢一不楞耳朵就站住了。

“成子，拴上去，給牠掐上點草。”我按媽媽囑咐的辦完嘍以後，進屋一看，爸爸靠在炕頭上，舒着腿，媽媽跪在爸爸跟前，手裡拿着雞窩裡檢的一根雞翎，蘸着蒜罐子裡的聖水給爸爸抹眼哩。

“涼不涼？”媽媽望着爸爸的下巴說。

“涼！”爸爸的眼皮一擠，流了一對眼淚，“怎麼整的慌呢？”

“許是掃的。”“成子，遞個枕頭來。”爸爸躺下，媽

媽給他滴了幾下就又問：“鬆快點不？”爸爸說：“還是蟹的慌。”爸爸流不流眼淚，我看不見了，影影綽綽的光見他拿手揉。夜裡，我不知道媽媽給爸爸上了多少回聖水。以後，也不知道一罐子聖水是什麼時候上完的。就知道：爸爸的眼越來越紅越腫，半路上落了雙眼瞎。有人勸他學算卦，他硬跟一個說書的學了彈絃子。

砲炸三仙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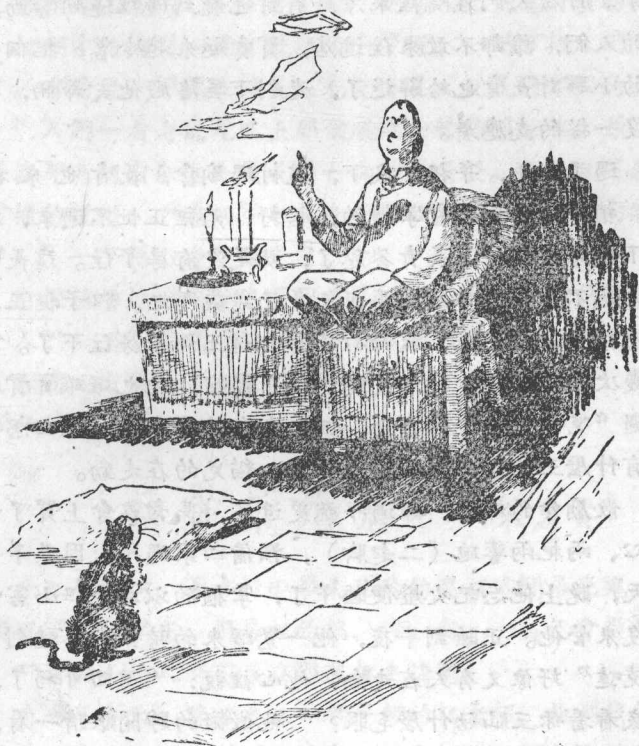
洛康邁

冀縣南土口是個五六百戶的大村莊，南北衙子長街，五天一個大集，很是熱鬧。

這村當間有個吳家店。店裡三間正房，方磚墁地，豁亮寬敞，其餘的配房，都是些又矮又小的土坯窩窩。因為這樣，便自然而然的分了等級，在正房裡短不了住個比較闊氣點的客人，在配房裡呢，專住些推車、挑担的小商販。

掌櫃的叫吳洛殿，五十開外，才娶了個三十出頭的小寡婦，這寡婦在十六七歲上就開了道（跳神看病），自尋了吳洛殿以後，洛殿雖不信她那個，因為老夫少妻，淨讓着她，這女人先是偷偷的，後就公開的擺起香桌，供起什麼“長仙”（長蟲）、“黃仙”（黃鼠狼）……經常跳神看病，成了一個很出名的小香頭。

有一年夏天，店正房住了一個年輕胆小的客人，正在睡得迷迷糊糊，他聽到簾子“拍打”一響，好像進來了一個人，接着便聽到“咣噠咣噠”好像有人穿着木頭底兒（從前裹腳的女人穿這樣鞋），在屋裡來回走動。“誰呀？誰？”他變貌失色連喊了三聲沒人應，吓得他一跳三躡的跑出來，大呼大叫的說有了“妖怪”。



韓 羽 畫

住配房的客人，差不多全是熟客，一問情由，便亂嘈嘈的講了：“也許，內掌櫃的什麼仙沒有哇！”“保不住你冲撞了她的什麼仙了！”正在人們信口亂講，吳掌櫃的出來了，他老婆在後面跟着。一聽人們的談話，吳洛殿沒說什麼，僅說：“屋裡不淨便，你胆小就搬搬吧！”小香頭呢，却就坡上驢，說是冲撞了她的三仙姑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說掌櫃老婆的三仙姑，專經磨年輕人。自打這兒，這三間房便空起

來了。日後人們在院裡乘涼，有時也聽到過裡邊鬧響動，胆小的人們，誰都不敢來住這店，買賣越來越冷落，把個打零雜的小夥計長青也給辭退了，光剩下吳洛殿他夫婦倆，有一搭沒一搭的支應着。

過了二年，年根子底下，這村過廟會，長青也來看熱鬧，捎帶着看望看望掌櫃的，恰好，店裡正忙不過來，洛殿留下他幫幾天忙，長青答應了，就是沒有房子住。這長青，平素是不大信鬼神的，再說又長了幾歲年紀，胆子挺正，他沒有徵求掌櫃同意，就掃打了掃打這三間正房住下了。掌櫃的幾次勸他搬開，他都沒聽。住了幾宿，他也確確實實的聽到過“吡噠吡噠”的響動，但也沒有什麼意外。他心想：哪裡有什麼三仙姑，說不定是狗兒、貓兒的在走動。

散廟會的那天，離過年就更近了，長青在會上買了一包點心、兩把兩響砲（二起腳），預備回家過年。因為辛苦了一天，晚上他忘記吹燈便睡下了，掌櫃的以為他胆小害怕，也沒來管他。正睡到半夜，他一覺醒來的時候，忽聽到“吡噠吡噠”好像又有人在走動，他心裡說：“這回可巧了，我到底看看你三仙姑什麼毛眼？”他微微的睜開眼睛一看，什麼它媽的三仙姑，原來是一隻尺數來長的紅毛大老鼠！尾巴上拖着個圓球球，牠一走，碰得磚地“吡噠吡噠”的直響。他正在想怎樣把大老鼠捉住，讓人們看看希罕，却見這隻大老鼠好像聞到了桌上的點心味兒，由地上爬上椅子，又由椅子爬到桌上。說也怪，這隻老鼠沒去吃點心，先把燈盞內的香油吃光了，吃光了油還不滿足，叨起有火的燈芯，便往下拖。事也湊巧，火苗正好掃着砲捻子，立刻乒乒乓乓，亂響一陣，櫃房和配房的人們，全從夢中驚醒了，認為出了什麼大事，掌櫃的兩口子首先拿着燈籠跑來，住店的也跟着進

來，長青心裡明白，一點沒慌，他見人們失驚打怪的都來了，把剛才的情況，慢言慢語的一學說，一下可把人們給逗樂了。有的說：“原來這隻紅毛大老鼠，就是內掌櫃的三仙姑！”人們一看老鼠尾巴上那個碰地出聲的圓球球，原是牠天天在廁所裡出來進去蘸成的一個硬糞蛋蛋。有人就笑着向內掌櫃的說道：“這個穿木頭底的三仙姑，一定坐着兩響上天了！”一下把小香頭羞走了。

自從這堆炸炮捉住了吳家店的“三仙姑”，一件便是百件，人們知道小香頭淨造謠，她的鬼把戲再騙不了人啦，住店的客商又慢慢的多起來。店房裡恢復了當日的興盛，也再不鬧妖了。

活捉吊死鬼

宋孟寅

十九年以前，澤畔村小學東北角的屋裡常鬧吊死鬼。遇到颶風下雨的黑夜，廚房裡的鍋、碗、瓢、勺自己會敲打起來，吓得胆小的人都不敢在那屋裡去睡覺。

有一年春天，縣裡派來一個年輕的化老師，他到校第一天就有人給他介紹校裡鬧鬼的事。化老師從來不信鬼神，當天就搬到這鬧鬼的屋裡去住。事有湊巧，他搬進去沒過三天就碰上啦。那是一個颶大風的夜裡，化老師正睡得香甜，覺得地上有點動靜，他睜開朦朧的眼，就看見屋裡有個白東西一晃又不見了。他點着燈，看看門窗沒有動，屋裡靜悄悄的什麼也沒有。

化老師再也睡不着了，他正猜想：也許是做夢吧！“呀！”突然院裡有人驚叫了一聲，緊接着門扇咯吱一響，進來了個白東西，一道白光，跳上辦公桌子，把桌上的燈光

撲滅。化老師披上衣裳出去一看，看見跟王老師做伴的學生仲河在廚房門前仰面朝天的躺着呢。王老師也起來了，他倆“仲河”“仲河”的喊了半天，仲河甦醒過來，慌慌張張的說：“我半夜出來撒尿，經過廚房，見櫃檯前頭立着一個穿白衣裳的，吓我一跳，才說往回裡跑，他看見我了，一陣風就撲過來……”

第二天，消息像長翅膀一樣傳開了。都說這吊死鬼找替身，把仲河拉到院裡的窗檯上，繩套子都挽好了。

仲河躺在床上渾身發燒，嘴裡直說胡話。仲河娘一把鼻涕一把淚哭到學裡，長短不叫老師請醫生。他說“偏病不吃藥，實症不下神”，非找人把孩子措回去，倆老師急得乾搓手。一連好幾天，化老師的心就像吊了起來。他吃飯睡覺都在想“這個白東西到底是什麼？怎麼門窗不動就能進屋呢？”

這天做早飯的時候，王老師說：“近幾天有人造謠，好多家長都不讓學生上學了。”化老師聽了也沒說什麼，他覺得只有把問題弄得水落石出才能解除人們的顧慮。他一邊切菜一邊想，隨手從碗櫥去拿油罐，“咦！怎麼油沒了？”化老師奇怪的問王老師。王老師說：“是啊，昨天就剩了一點炒菜用了。”這時，化老師更納悶了：上星期剛打了三斤油，沒見吃怎麼就光了呢？別是什麼東西偷吃了吧！想到這兒，他心裡一亮，拔腳就往屋裡跑，他先爬上靠村外的窗子，見窗上端留有半尺高的空洞，窗框被蹭的光溜溜的，他又檢查門下端的門檻，也是光溜溜，並且門檻上有個突出一分長的鐵釘頭，上邊掛着一撮白毛。化老師看了這些，就像得了無價之寶。倆老師飯也顧不得吃，就跑到仲河家去。一進門，仲河娘正請神婆下神，燒餅雞蛋擺了滿桌。仲河一見老師

來了，拍拍炕沿叫老師坐下，只說：“我的病怕是好不了啦！”王老師一看仲河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，心裡很難過，化老師叫他別害怕，他把檢查門窗的事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仲河，又拿出白毛叫他看。仲河聽了，精神立刻振作起來；神婆聽了，顧不得吃那燒餅雞蛋，一聲沒響，偷偷地溜去了；只剩下仲河娘半信半疑地靠在門扇上。



翟運輸 畫

過了一個星期，仲河的病好了以後，校裡要捉吊死鬼了，這天晚上又颳起大風，還夾雜幾點小雨，王老師、仲河和另外的幾個學生拿着棍子藏在廚房門後；三個民兵端着大槍藏在院裡的牆角；化老師仍舊躺在自己的床上，手裡握着一塊木板，他們等候着那吊死鬼到來。

等了一兩點鐘，沒事，又等了兩點鐘，還是沒事，等到半夜的時候，窗外“吃溜”地響了一下，接着，一個白東西從窗上端爬進來，

一躡就到了門口，從門檻下鑽到院裡去了。化老師趕緊拿木板把窗上的空洞釘好，從屋裡搖着鈴跑出來，院裡的人聽到鈴響，一邊喊着“打呀！”“打！”也都從暗地裡躡出來。這時那白東西正在廚房扒着櫥子吃饅頭，猛不防，被人一棍打到腰上，連叫帶咬地跑到院裡，院裡人給它閃開一條路，那白東西一躡就進了屋子，萬沒想到出入口的窗洞已被釘死。門口也被人圍上了，急得它在屋裡又上桌又爬牆，桌上的壺碗全摔碎了。

不知誰在街上喊了一聲，“校裡捉住鬼了！”好多的老鄉們擁了一院子。有幾個人用手電筒把屋裡的“鬼”一照，那“鬼”是東街馬三家養的那條外號“滑子”的大白狗。老鄉們立刻就明白了：吊死鬼找替身，原來是狗鬧的。

周倉祈雨

李甫

有一年，農民從春天安上苗子，直到芒種也沒有下場透雨，一棵棵的莊稼眼看就被火熱的太陽晒焦了。

這時候，熊家屯西頭的神婆子高大脚，趁天氣大旱、人們都心慌意亂的，她到街上大嚷：“天不下雨，是因為大家不敬周倉爺爺，惹得他老人家走上天宮，奏給玉皇，說‘咱村的人犯了律條，應該受災受難。’玉皇准了他的本，命令雷神爺爺不給咱村下雨了，才遭下這場旱災。”大家聽後嚇得驚惶失色，有一個老漢帶着懇求的心情對高大脚說：“周倉爺爺還能計較凡人嗎？求他老人家給咱消災免難吧！我老頭子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求，請高師傅給咱村辦點好事吧！”這時，高大脚見大家上了她的圈套，就越胡說起來，她說：“這個事我可以辦，辦成辦不成，就看大家有沒有誠心！”

衆人一聽，覺得事情還有一線的希望，於是，你一言我一語的說：天哪！早成這個樣子，誰還敢沒有誠心呢！誰願餓死呀！接着高大脚又說了：“好！只要大家有誠心，我賣點力氣也是情甘願意，明天就在村南頭的關帝廟裡設香壇，大家都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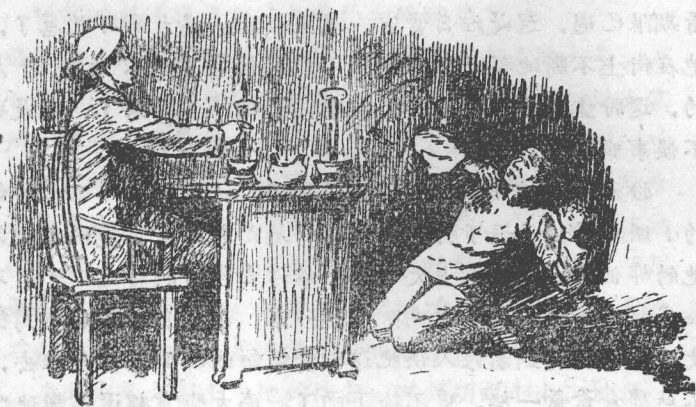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清早，大人小孩擠滿了關帝廟，高大脚坐在香桌後面，怪聲怪氣的下神了：“我是玉泉山周老爺哪，你村的人就不信我呀！……”一些年紀較大的人在前面跪着連聲地說：“信你老人家。”這時高大脚哼哼吱吱的唱道：“要是信服我呀，我就給你們顯神靈呀！紅神馬來要三匹，青神馬來要兩匹（就是用紅布和青布，每匹三尺），再給我五斗餵馬料，餵飽了馬騎着上天宮，玉皇面前求個情，三天以內準成功。”這時，滿院的人齊聲說：“大青大紅馬上送，只求老爺給場飽雨。”

第三天，布疋草料都送到高大脚家去了，高大脚在街上走來走去，好像在尋找上天的道路。一天、兩天、三天，眼看期限已過，還是紅日當空，萬里無雲。高大脚可就急了，她在街上不斷地轉，但人們是不敢問什麼，也不敢說什麼的，還盼望着要在晚間一聲雷響，大雨傾盆而來了，不是也不悞事嗎？

盼天盼地，正在盼的眼直的時候，一天，有一個賣燒餅的小販挑着担子進了村。高大脚一見是前幾天賒燒餅不賒給她的那個人，她在街上大喊：“你這賣燒餅的好大胆子，不知我村設香壇生人免進嗎？你這一來，把周倉爺爺的神駕衝走了。”她指劃着衆人快把這個賣燒餅的細到關帝廟裡去，不然周倉爺爺一怒，更不給下雨了。高大脚嘴裡還不斷地嚷着：“眼看雨就要來，這一下，哼……我可不能管了。”當

時，衆人便蜂擁上來，七手八腳把那賣燒餅的細起拖來，燒餅担子被扔在街上。

賣燒餅的小販雖然被細起來了，但他毫不害怕，他有底：什麼冲了周倉爺爺啦，她會祈雨嗎？明明是前幾天沒賒給她兩個燒餅，得罪了她。他邊走邊想，眼看就要走到關帝廟的時候，忽然想起周倉是屬關公管轄的，靈機一動，馬上就把眼睛一瞪，脖子一扭，也下神了：“我是蒲州關雲長，救災救難到下方，你們小民好大胆，為啥敢把我來綁。”衆人一聽“關雲長”三字，吓得你睜我，我睜你，有人趕快上前解開繩子，禱告着說：“小民不知，老爺莫怪……只求下場飽雨。”高大脚原在後邊跟着，聽說關公下來啦，變貌失色的走到前邊觀察動靜。這時大家已經來到廟內，小販看到他的計謀成功，就索性坐在“周倉”坐的椅子上連着講道：“要想下雨並不難，我專為此事到這邊，大家誠心來祈雨，我差周倉走一番。明天廟內設香案，單讓周倉來跪壇，連跪



茅織雲 畫